

猫鸣

[日] 沼田真帆香留◎著

史诗◎译

南海出版公司

014036250

I313.45
853



猫鸣

〔日〕沼田真帆香留 著

史 诗 译

I313.45
853



北航

C1723386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猫鸣 / (日) 沼田真帆香留著 ; 史诗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4
ISBN 978-7-5442-6963-6

I. ①猫… II. ①沼… 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798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79

猫鳴り

NEKONARI

© MAHOKARU NUMATA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through Nippon Shuppan Hanbai Inc.

MAO MING

猫鸣

策划制作: 北京书锦缘咨询有限公司 (www.booklink.com.cn)

总 策 划: 陈 庆

策 划: 邵嘉瑜

作 者: [日] 沼田真帆香留

译 者: 史 诗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排版设计: 柯秀翠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963-6

定 价: 29.80元

第一部



1

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只小猫正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叫声。唉，真烦人。信枝皱起了眉头。

刚才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叫声。

那样拼命叫个不停，大概很快就会因为力气耗尽而咽气吧。信枝把胳膊肘支在桌上，一边想，一边用另一只手缓缓摩挲腹部，一种奇怪的感触涌上心头。已经从腹中消失的婴儿和屋外的小猫叫声似乎在未知的远方缠绕在一起。

她家西侧是块狭窄的田地，田地对面有一片贫瘠的杂树林，直到现在还常常有小猫被扔在那里。五六只小猫挤在纸箱中不停地叫，即

使放任不管，也会在不知不觉间消失。

但现在的叫声听起来更近，应该就在家旁边。难道是乌鸦把抓走的小猫扔下来了？

信枝亲眼见过一次，乌鸦抓着喵呜乱叫的小猫从空中飞过。那是大约两年前的事。乌鸦看起来不想输给沉甸甸的猎物，啪啪地扇动翅膀。一起在庭院里拔草的丈夫藤治朝乌鸦扔了块石头，但没有打中。

汗终于退了。信枝站起身，一边收拾厨房台面上的塑料袋里的东西，一边再次回想起刚才看到的孩子。孩子约莫两岁，粉嫩的脸颊上沾着番茄酱，一直在向妈妈撒娇，是个有点逞强的男孩。信枝想着，毫不在乎地把打折购买的已经变软的炸虾塞进冰柜。

信枝常去的超市有个自助式餐吧，她今天就是在那里解决了午饭。那母子俩就在她的邻桌。男孩像观赏栏杆另一侧的珍稀动物一样看了信枝好几眼，但比信枝至少年轻十岁的母亲只是漫无目的地扫视四周，只有在视线捕捉到宝贝儿子的时候，她的目光才会形成焦点。那种感觉与其说是注视，不如说更像抚摸。她在用目光抚摸那可爱的脸庞、细嫩的脖颈和脏兮兮的小手。她举着法兰克福香肠，孩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咬，时不时发出莫名其妙的声音，还伸着小胳膊蹭她的脸颊和胸口。

信枝心里一阵苦涩，不禁想换个座位。她不想在公共场合看到那么不加遮掩的表情，那让她痛感生物、繁殖和骨肉的含义。母子俩仿佛身处透明的密室，用尽一切方法结合在一起，比男女之情更加赤裸、更加浓郁。

小猫继续不知疲倦地叫着，让人厌烦，直到信枝开始准备晚饭也没有停歇。信枝注意到那叫声稍稍变弱了。早点被乌鸦抓走才好，她一边在桌子上摆好两人的碗筷一边想。毕竟越早对小猫越好。

趁着出去取晚报，信枝无精打采地走向叫声传来的方向。这是白昼漫长的季节独有的、明亮中带着一抹蓝色的傍晚。花期已过的山荔枝的枝条被茶梅篱笆压弯，枝条下的地面上有一只刚长毛的小猫，显得进退两难，正声音嘶哑地呼唤着母猫。

刚从信箱里取出来的晚报不能弄脏，信枝因此先回了一趟家，又拿着旧报纸返回。她在地上铺开一张报纸，把剩下的报纸卷成筒状，伸到小猫身下，让它趴在上面。那是只怎么看都像癞蛤蟆的红褐色小猫。它拼命抓住报纸卷，但最终还是肚子朝上，摔落在铺在地上的报纸上。眼睛好歹睁开了，但不知道它能不能看清楚。毕竟它还那么小。

信枝把小猫包起来，像包红包一样轻轻封好报纸，准备扔到西边的蔬菜地里。虽然对不起菜地的主人，但如果扔在树林里，乌鸦大概

很难注意到。其实无论哪里，夜幕都将很快降临，就算不被乌鸦发现，它也很难活到明天黎明。

一个小时后，做木匠的藤治下班回家了。他受雇于一家木工店。

他们坐在桌旁，像往常一样开始安静的晚间小酌。信枝说起了把小猫扔到田里的经过。

“是吗？”

丈夫只应了这一句，随即把酒杯添满。他也许忽然联想到了流产的孩子。

在信枝怀孕之前，两人都习惯在和式起居室的矮桌边舒舒服服地盘腿吃晚饭。后来为了让高龄产妇信枝不用在厨房和起居室间来来回回，起身又坐下，两人的晚饭便和早饭及假日的午饭一样，也在厨房的桌旁解决。这是藤治提出来的。被改变的习惯即使失去其必要性，也不会还原了。而周围与其相关的、无法还原的事情却多得数不清，藤治和信枝都已手足无措。胎儿曾栖身六个月的腹内仿佛无底的井，正张开大口，而信枝觉得自己正在坠入那不见天日的虚无中。

——小猫也许已经在报纸围成的子宫中气绝身亡了。

夜色渐深。酒杯交错间，信枝像往常一样，和丈夫慢慢聊着同事

的传闻和收到中元节感谢信之类的事。丈夫一脸轻松地陆续把酱油生姜煮牛肉和酱汁冷豆腐送进口中。谈起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例如这年春天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已经波及日本，信枝就觉得在这个时代还是不生孩子为好。

说到流产，虽然信枝也一知半解，但如果是白天看到的那个母亲的年纪，对身心的伤害也许有所不同。但信枝如今四十岁，藤治五十二岁。他们觉得已经生不了孩子了，孩子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但在他们结婚十七年后，信枝忽然怀孕了。

信枝当时去医院，原本是因为经期不调和胃部不适，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过早迎来了更年期。

在医生告知结果的那个夜晚，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藤治的脸唰地变红了。他的嘴唇颤抖，端到嘴边的酒杯就那样放下了。一时间，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信枝……是吗？我的……我的……孙子一样的，孩、孩子。”

看到眼睛湿润的藤治，信枝低下头，猛地抿紧双唇。

藤治也许认为妻子非常激动，但信枝有个不能告诉丈夫的秘密。虽然并不是“孩子的生父不是藤治”之类的惊人事实，但她到了这么大岁数忽然怀孕，这让她不得不认为与那件事有关。

但秘密已经随着婴儿一起埋葬了。八个月后的今夜，信枝注视着就着酱油生姜煮牛肉喝干杯中酒的丈夫，再次在心中茫然地琢磨起“天谴”这个词来。

第二天早上，还在被窝里半梦半醒时，屋外似乎又传来了小猫的叫声。

信枝送藤治出门上班后，随即环视四周。庭院里，距昨天扔掉小猫很远的地方，倒着一个小小的身体，既不叫，也不动。呼吸还在继续，但经过一夜，已经彻底变了样子。

最明显的就是肩膀处裂开的伤口，甚至可以看到鲜红的肉，但不知为何并没怎么出血。昨天睁开的眼睛如今又因脏乎乎的眼屎闭上了，右眼溃烂得尤其厉害。整个身体又瘦又脏，薄薄的毛乱蓬蓬的。

小猫大概是逃出报纸，从被丢弃的田地一路爬到这里的。信枝只能这样想象，但这么小的生命，实在让人不敢相信。她也不明白小猫这么做的理由。也许没有理由。还是说它的本能让它来到了有人类气息的地方？无论如何，它无法忍受自己死在那种地方。

信枝想抓住小猫的脖子根部，把它提起来，但它肩膀上的伤口成了她的障碍。她感到很不舒服，但又没办法，只能把手伸到它的身体下方捧起它。小猫轻飘飘的身体似乎让人感受不到重量，信枝不禁一阵恐惧。讨厌，这种事真讨厌。不知为何，信枝觉得小猫会填补婴儿的位置，这让她十分不快。

信枝决定适当地处理一下小猫的伤口，给它一点吃的，然后把它扔到更远的地方。也许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它将会被人捡到。

信枝就这样捧着小猫，从后门进入厨房。她把罐头金枪鱼的碎片弄成更小的碎末，在热水中稍煮了一下，拿给小猫。小猫像疯了一样吃掉了。信枝出神地看着小猫那毫无防备的、屏气用力的后脖颈，小猫吃饭的样子仍透着笨拙。

信枝听说过，饥饿的人不能忽然吃很多东西。她觉得猫应该也一样，便在中途拿起盘子。结果小猫随即转向盛水的空罐子，使劲把脸埋在其中，虽然呛得厉害，却喝个不停。

水终于也喝完了。小猫叉开四肢站在原地，粘着眼屎的眼睛凝望着空中，一时没有动弹。该怎么形容呢，那样子幸福得让看它的人不禁悲上心头。

信枝伸出手，小猫毫不犹豫地爬过来。

信枝先用化妆棉蘸上热水，给小猫清洗伤口。她本以为小猫会不情愿地挣扎，可小猫似乎不觉得疼。这种毫无抵抗任凭摆布的反应让信枝感受到了心理负担。相对小猫弱小的身体，这实在是个大伤口，长三厘米，不止皮肤，连肉也已经裂开。

眼屎怎么也擦不掉，但信枝耐心地用化妆棉擦拭，不知不觉便开始掉落。只有右眼边的眼屎还像结痂一样留在那里，如果硬擦，似乎会出血，信枝便暂且没有管。她想让小猫的嘴边也干净些，这时才发现，小猫的眼睛、鼻子和嘴的浅桃色皮肤上散布着雀斑状的黑点。因此无论怎么擦，小猫看起来都脏兮兮的。

但是，和倒在院子时相比，小猫已经完全不同。体型这么小，耳朵看起来就像鳞片，但胡子已经在它脸上各处跃跃欲试地生长。

最后，信枝略一思考，把因花哨而不再用的手绢剪成四块，用作包扎伤口的绷带。她并没有把伤口缠起来，而是用手绢分别绕过小猫的脖子和前腿，就像穿衣服一样把伤口包住，然后在背

上打了个结。

随后，她又给小猫喂了点金枪鱼。

晚上藤治回来时，小猫正睡在铺满旧布料的空纸巾盒里。

信枝再次告诉丈夫事情经过，拜托丈夫把小猫扔到它无法回来的地方。

当信枝拿起盒子时，小猫睁开了薄薄的眼皮，略微抬起头。藤治似乎为小猫的娇小感到惊讶。

“干脆把它养在家里吧，怎么样？”

“我不喜欢活的东西。”

婴儿也是活的东西。两人同时想到了这点，又同时意识到对方和自己想法一样。

“这样啊。”

“开车去扔吧。”

“不用做到那个地步吧。这么小。”

抱着盒子出门的藤治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

“扔在哪儿了？”

“我一把它放到树林对面路旁的草丛里，它就开始小便，我就没再管它。”

“要是放到更远的地方就好了。”

“那也不能扔到别人家附近吧？而且那里说不定会被路过的人捡到呢。”

3

半夜开始下雨。信枝躺在被窝中，一边听着充斥黑夜的嘈杂雨声，一边在浅浅的睡眠间想着那只小猫，想着流产的婴儿，想着各种不得不想的事。旁边的床铺鸦雀无声，丈夫果然也在盯着天花板听雨。

到了早上，信枝终于沉沉地睡了一会儿。醒来时，雨势已经渐小。

这天是星期天。信枝比平时晚起了半小时。

大致准备好早餐后，信枝准备去拔点用于味噌汤的葱。她打开后门，雨雾濡湿了树木和草丛。

后门旁边堆满花盆、积木和泡菜瓶的地方传来明显的沙沙声，那只猫爬了出来，笔直地爬向信枝的脚尖。